

# 空谷幽兰

〔美〕比尔·波特著 明洁译  
寻访当代中国隐士

当代中国出版社  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# 空谷幽兰

——寻访当代中国隐士

[美] 比尔·波特 著 明洁 译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  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空谷幽兰 / (美) 比尔·波特著; 明洁译. — 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80170-522-X

I. 空… II. ①比… ②明… III. 隐士—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 
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5430号

**出版人:** 周一

**策划:** 张顺平

**责任编辑:** 宗边 沐融融

**装帧设计:** 古手

**出版发行:** 当代中国出版社

**地址:**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
**网址:** <http://www.ddzg.ntc> 邮箱: [ddzgcbcs@sina.com](mailto:ddzgcbcs@sina.com)

**邮政编码:** 100009

**市场部:** (010)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

**印刷:**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本:** 635 × 965毫米 · 1/16

**印张:** 19印张 155千字

**版次:** 2006年10月第1版

**印次:**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**定价:** 2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 (010) 66572159

## 作者序

我总是被孤独吸引。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，我就很喜欢独处。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，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。有时候，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，树枝之上的云彩，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；注视着在天空、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；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，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。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。而有趣的是，只有当我们独处时，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，我们与万物同在。

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，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。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、更为仁慈，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。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、最和善的人。在美国，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，往往都有点神经质。但是，在中国，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，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，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。在中国，很多人在佛教寺庙、道观、儒家书院、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“学士”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、有能力、有精力攻读“博士”。然而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“博士”的人受益甚巨。过去如此，现在亦然。

我并未打算为此著书，我仅仅是一名译者。但我居住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恰恰是中国最伟大的隐士们的诗——《寒山诗》、《石屋山居诗》。我仅仅想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是否还存在。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，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。不久之后，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，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，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。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。我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，尽管中国大陆曾经历战争、革命，但修行人仍然坚持修持，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。他们怎会无动于衷？

本书出版后，我很惊奇地发现，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能看到。无论我在哪里演讲，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，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。我在美国从没遇到对

此不感兴趣的人。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羡慕这些隐士，他们所做的是我们的梦想、希望，是我们某一天也会去做的事情。

我感到荣幸的是，尽管还有不足和缺点，《空谷幽兰》被译成了中文，而且这次以这么漂亮的版本出版。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，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“独处”的乐趣——不是离群索居，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，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。

比尔波特（赤松译者）

2006年8月10日

于华盛顿唐森港

## 译者序

《空谷幽兰》是一本好书。1999年的时候，作者比尔·波特先生（赤松居士）到访赵州柏林禅寺，赠送了一本英文原著给明海法师。明海法师阅后，叹赏不已，遂请明尧居士问我是否愿意翻译。明尧居士告诉我，此书为美国人所写，英文地道，并引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料，难以查阅；另有实际游访过程中的许多人名和地名，单凭音译很难与真名对上，故翻译难度很大。于是这本书两次从我家里经过——一次从我家捎到北京，一次从北京捎回来——我竟从来没有打开看上一眼。

2000年的时候，我翻译法国一行禅师的系列著作一段落，得知海师父仍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来翻译此书，遂在一次去柏林寺的时候，主动提出要求翻译。海师父很惊讶，说：“你不是不想翻吗！”我嘿然。

回忆这一过程，是因为后来我想：多么危险，差

点儿与《空谷幽兰》失之交臂！

在翻译的过程中，《空谷幽兰》带给我很多快乐。在那年轻而清贫的岁月里，白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查字典，读到有趣处，一个人快乐地笑；晚上明尧居士下班回来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当天读到的最有趣的地方讲给他听，他立刻就能会意，并开心地笑。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，我口译，他帮我直接输入电脑。当我们翻译到刚才讲过的有趣的地方时，仍然还要对视、还要笑——赤松的美国式幽默，不是一次笑就了之的。

同样在翻译的过程中，由于自小在传统文化中的浸润，书中的人物、故事和引文，对我来说，差不多是耳熟能详的，所以每在文中读到，如遇故人，非常亲切。也因此，我对作者的意思有一种心照，即便偶有几个英文单词暂时不认识，似乎也毫不妨碍我对原文的理解，这大概是《空谷幽兰》的译文有中国味儿的原因之一。

在我已经完成的十几本译著中，《空谷幽兰》是我最钟爱的。它有四美：

一曰文字美。作者赤松居士年轻的时候住在台湾，隐居在寺院和山村里，认真研读中国古代典籍，也背诵王维和李白等大诗人的诗，所以他的传统文化



功底，相当于一个中国古代的书生。后来接触到他本人，感到他骨子里就像一位中国古代的高士，只不过生就了一副美国人的模样。所以他的文字，简洁、洗练、干净、清雅，不染俗尘。他曾经送给我由他翻译成英文的寒山、石屋等人的诗集，书的用纸质量很好，厚而有点儿发黄，每一页“留白”很多，诗行很短，寥寥地排在中间。读着他的翻译，我仿佛看见了寒山的明月，正冉冉地升起，清冷的光，淡淡地照在澄净的寒潭上。我又看见了山风拂过石屋的长松，和他的藤萝，还有那些闲花野草，听到了松涛阵阵，和山溪的流响……

事实证明我的感觉非虚。2003年的时候，我们结识了一位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美国牧师——她同时也在学佛。据她讲，赤松翻译的中国古诗太优美、太有意境了，在美国，在这一领域，无人能够企及。寒山诗在美国出版以后，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：很多年轻人的T恤上，用中文写着“寒山子”三个大字，他们背着这三个字，在街上到处走；也有一些大学请赤松去讲演。这些都证明，作为一位作家兼翻译家，赤松的文字有着他独特的美和感染力。

二曰人物美。这里的人物，是指书中的人。书中的隐士，是那么纯粹、善良，而每一个人又是那

样特立独行、性格鲜明，通过作者的描述，栩栩如生地鲜活在读者的眼前。比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那位在太姥山上隐居了50年的老和尚，他居然问赤松居士，毛主席是谁。因为老人家是1939年上山的，此后50年，再也没有下过山，所以对社会的变化——任你是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一丝也不了解。这难免让人联想到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的人：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男女老少只是怡然自乐而已。这位老和尚一生只是持名念佛，淡泊少欲——如今听起来简直就像神话一般，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喧嚣的红尘世界里，哪里还有这样纯朴、不伤天机的生命存在呢？

还有书中的作者。当他看到终南山上传福尼师的小茅篷破旧不堪之时，他给了她足够的钱，让她修缮房屋；而尼师则将她所有的财产——一大袋子核桃，强行送给了作者。作者不忍拂其意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那些核桃弄回了西安。在这一交往中，没有外国人、中国人之分，没有男性、女性之别，有的只是“同是天涯寻道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惺惺相惜之感。从字里行间，我们也读到了作者那颗善良的心，和传福尼师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。

三曰风物美。在作者奇妙的笔下，那些平凡的山川草木、生灵动物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，一一灵动

起来：

“即使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，河水还是清澈得像荡起了涟漪的玻璃。没有淤泥的痕迹。只有花岗岩质地的卵石和沙子。萨满们的山水指南书——古老的《山海经》中说，华山附近的一座山中，有一种岩石，用它煮汤洗澡，能够治疗皮肤病。这条河里的沙子看起来是这样地洁白，似乎用它能够把幻世的红尘洗涤尽净似的。”

这是作者与他的摄影师朋友在爬华山的时候，所见到的山谷中的景色。

另有两次作者描写了他在终南山中的见闻：

“在一个地方，我们惊起了一只像狗一样大的兔子。山坡上铺满了去年秋天的落叶，那只兔子从山坡上跳窜而下的声音把我们也吓了一跳——其程度跟我们吓着它的程度差不多……”

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野花，草木葱茏，路几乎看不见了。我和史蒂芬常常看不见对方。我们的向导时不时地消失在灌木丛中，重新出来的时候，手上拿着各种各样的野果：中国鹅莓，比我曾经见过的所有猕猴桃都大；还有一种像石榴或百香果的东西，它的种子含有甜甜的乳浆……”

读了这样的描写，有谁不心向往之吗？我简直希

望作者组一个团，也带我们到终南山漫游一番了！

四曰幽默美。这一美，在前文已有所提及。但是作者的幽默是如此出色、不动声色而又回味无穷，所以我不能不再作一番说明。在本书的第六章，作者和他的朋友包了一辆车，去拜访一些寺庙的遗址。关于在路上的见闻，他写有这样的一句话：

“在一个地方，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高速公路中间，悠闲地缝一条裤子。”

“虽然前文也说了高速公路上车不多，但是我们仍然有些大惊失色。在这里，赤松没有多著一墨，也没有作任何评论，就活画出了一位乡村老太太“无知者无畏”的“大无畏”的形象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在本书的同一章里，赤松来到净业寺门前：

“寺庙的狗叫起来。一位和尚出来了，把我领了进去。他告诉我，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。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，它睡着了，有人翻墙溜了进来。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，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剥去卖了。这两棵树现在死了。它们是1300多年前道宣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……”

这一段文字，用幽默的语气讲述了发生在寺庙看门狗身上的故事，实则道出了一个令人痛惜的事实：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宣律师，于1300多年前，亲

手种植在寺庙小院子里的两棵杜仲树，本来活得好好的，就因为附近无知乡民的贪小利，而被迫害致死——这么珍贵的文物，已经存活了1 000多年，一旦死在我们手上，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！

本书之美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还需要靠读者自己去发掘了。当然最根本的美，还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美，超逸、高洁、神秘、优雅……这些特质，在本书中，通过作者的笔，一一都呈现了出来。这种美，打动了很多人爱好传统文化的人士，这也是这本没有经过包装宣传的书能够长销不衰的原因。这一次能够再版，要感谢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，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帮助成就本书的朋友，愿所有的人吉祥如意！

明洁

2006年9月1日

于北京三省堂



# 空谷幽兰

## 目录

- |      |     |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|
| 113  | 081 | 047 | 033  | 019 | 001   | 001 | 001 |
| 第六章  | 第五章 | 第四章 | 第三章  | 第二章 | 第一章   | 译者序 | 作者序 |
| 登天之道 | 鹤之声 | 访道  | 举世皆浊 | 月亮山 | 隐士的天堂 |     |     |

# 空谷幽兰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285 | 267       | 257        | 243      | 225       | 193     | 159     |
| 译后记 | 第十二章 大道入塵 | 第十一章 访王维不遇 | 第十章 暮星之家 | 第九章 走过销魂桥 | 第八章 朱雀山 | 第七章 云中君 |

#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

自古以来，隐士就那么存在着：在城墙外，在大山里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……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，在中国台湾有人告诉我，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。然而一个月后，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，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，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。





在整个中国历史上，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：吃得很少，穿得很破，睡的是茅屋，在高山上垦荒，说话不多，留下来的文字更少——也许只有几首诗、一两个仙方什么的。他们与时代脱节，却并不与季节脱节；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；他们历史悠久，而又默默无闻——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。

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，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，也没有人要求解释。隐士就那么存在了：在城墙外，在大山里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。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，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。

中国人说，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。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，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。但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，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，他统治了一百年。大约与此同时，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。

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。此后，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力又经历了几代人。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，传到了尧的手中。两千年以后，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。公元3世纪，皇甫谧在他的著作《高士传》中，记述了这件事情：